



# 卷七八

## 三皇本紀

###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二十五史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閒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 劉宋 裴駟 集解 唐司馬貞 索隱 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七十八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閒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禹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聊補闕云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  
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攢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  
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  
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  
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  
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  
陵屬江夏

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列也黃歇  
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  
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  
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  
與鬭而駕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鬭乃受  
擊於駕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  
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

徐廣曰至

累某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

或作安

正義曰極東西

言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

其二垂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

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秦使盛橋守東從韓魏是其腰事於韓亦如楚使召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索隱曰

秦使盛橋守

謂趙然也並

並

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木信威

索隱曰信音申難

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

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

桃

徐廣曰燕縣有桃城

刑

徐廣曰平臯有邢丘

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

東南

二十里

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

垣

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

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

以臨仁平丘

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

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關

黃濟陽嬰城

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

口魏無黃齊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列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列究句縣西南嬰號未而魏氏服王又害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詳於鉅野入

濟

○索隱曰地名近濮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正義曰劉

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

盡行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止義曰言孤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商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晉伯敗於榆次也

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鑒臺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邊道路也○正義曰于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

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邊道路也○正義曰于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

湖即吳王失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

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

及代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千隧之難也

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

索隱曰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

既勝齊人於

艾陵

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

還為越王禽三渚

之浦

戰國策云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昂

從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極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千隧也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正義曰并

州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徐廣曰鑿臺在榆次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

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麌免遇犬獲之

嬰韓

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麌兔謂狡兔數往來迹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

傳曰麌免狡兔也鄭玄曰遇犬之剛者謂田犬○索隱曰趯天歷反麌音讐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

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

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

索隱曰重世猶舟世也

夫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

宗廟毀剗腹絕腸折頸摺頤

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

拉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

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木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

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

於仇讐之韓魏卒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楚

都陳隨水之古壤蓋在隨之西今王雖有之  
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銅  
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  
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  
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  
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王破楚以肥韓  
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

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

隱

一日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爲敵也  
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水

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疆於齊魏齊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

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

索隱

日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爲帝而能禁  
秦爲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

王壤土之博入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  
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

秦之計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失也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也

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塞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

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索隱曰以兵裁之謂

齊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正義曰右壤謂王之地渭州之南北也

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毅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采應侯曰

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商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

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暑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金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而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閩今蘇州也。於城

內小城西北別築，狀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爲昌

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鄆、鄖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

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  
璫瑣簪。力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  
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  
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  
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

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  
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  
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  
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龜隘之塞。在申州。龜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  
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  
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

兵去陳百六十里

徐廣曰  
許東南

臣之所觀者見

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

衛里

土作置東郡

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

王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

無子春申君憲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

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

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

故可說

飲

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真使者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采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

貴用事父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

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易有無妄卦又有母望之禍索隱周易其義殊也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事生死無常母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

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日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爲王之舅意不爲仇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

隱索

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族。

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宋隱曰按楚悍  
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  
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  
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  
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官室盛矣  
武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  
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語  
旄音耄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  
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権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